

致青春

12 | 2012年8月7日 星期二



加油中国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中国龙 中国酒



跳水、体操这些奥运夺金项目完全可以回馈社会,而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小众优势项目被遗忘的反哺功能



8月5日,在伦敦奥运会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敏霞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凡军摄



特派记者 慈鑫

中国跳水队正在伦敦奥运会上向包揽跳水项目8枚金牌的目标迈进,以中国队员的实力,除非他们出现失误,否则,外国选手基本上没什么机会。“跳水是一项让无数中国人自豪的运动,但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奥运金牌,实在是看低了跳水‘梦之队’的价值。”清华大学跳水队总教练于芬不久前向记者表示,“中国跳水队战绩辉煌,但参与跳水运动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却遥不可及,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跳水队,理应成为一个真正的跳水大国,但实际上,我国跳水运动的普及几乎是一片空白。”

优势项目的社会效益被忽视

很多人以为跳水是一项小众运动,根本不可能在普通大众中开展起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于芬曾经在美国辛辛那提考察过当地群众性跳水运动的开展,在一家名为“妈妈与我”的运动俱乐部里,练跳水的小孩多达几千人。

在美国遍地开花的体操俱乐部里也有类似的例子,美籍华裔体操教练乔良在伦敦向记者介绍说,“全美有几千家体操俱乐部,练体操的青少年可能有上百万人。”而在他赴美发展之前从未想过,体操可以从一项专属于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的竞技运动,演变为一项高度普及的大众运动。

体操和跳水是中国军团在奥运赛场上的夺金大户,也培养出了李宁、李小双、李小鹏、高敏、伏明霞、田亮和郭晶晶等多位世界冠军。但优异的奥运成绩、庞大的明星阵容,却不能成为普及和推广体操或跳水运动的强大推动力。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青少年来说,基本不可能在学校和社会上接受体操或跳水的普及性系统训练,做广播体操、跳山羊、引体向上等,成为很多人对体操仅有的体验机会。

在于芬看来,中国的优势项目如果仅仅是体现在竞技成绩上,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打造出强大的中国军团,这支队伍原本可以在青少年体育、群众健身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这些社会效益却被忽视了。

练体育不一定要走竞技路

“中国人的体育观念受‘金牌战略’的影响太深,很多人以为练体育就是要走竞技的道路,就一定要出成绩。”于芬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多美国孩子走进跳水或体操俱乐部,难道都是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跳水或体操运动员吗?有些孩子只有一两岁,就被父母带进了俱乐部,因为美国人看到的是体育运动对一个人的健康成

长所能发挥的辅助作用,一方面是身体的塑形以及运动机能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体育运动对人格的培养,诸如培养人的勇气、毅力、信心和团队精神等。”

即使放到竞技体育的范围内讨论,中国优势项目的生存空间也因为脱离了社会的大环境而显得太过狭小,“美国的跳水俱乐部那么多,很多普及工作就在这些俱乐部里解决了。此外,各级别的比赛也非常多,从小区的、大区的到全国的,还有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比赛……这给那些有兴趣往更高水平发展的孩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这种普及是一种社会化的大普及。而在我们国内,首先是跳水运动的覆盖面很窄,只在专业队和体校层面。其次,全国每年只有那么几项比赛,还对运动员设定了注册身份上的各种限制,我们的跳水是自己把自己划定在了一个小群体里。”

这几年,中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奥运金牌的价值,一个运动项目并不是只得了奥运金牌就是成功的。尤其对体操和跳水这种优势项目来说,普及性严重不足已成为这些项目能否持续发展的致命软肋。一旦中国竞技体育屡遭诟病的“金牌战略”被废止,没有群众基础做依托的运动项目,即使过去再辉煌,其生命力也将变得十分脆弱。中国竞技体育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这方面的教训,中国女足是在10年时间里从巅峰跌入谷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中国扩大普及并非不现实

“跳水的开展和普及,过去确实受到过硬件的限制。”于芬表示,“但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国内连很多小城市都修建了带有跳水台的游泳场馆,这些场地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跳水运动的普及不光是为了培养竞技人才,而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和体验跳水。于芬从200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开设面向普通大学生的跳水课,“大学生选修跳水课的热情之高,超出了我的想象。”于芬介绍说,“从最早每学期开设一个班,而后扩到两个班,三个班直至现在的四个班,仍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让我相信,跳水绝对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一个小众的体育项目,它完全可以走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跳水对普通参与者的吸引力既来自体育运动的共性,如给参与者带来的运动快感和乐趣、有一定的挑战性、提高参与者的运动机能等,还来自这个运动项目的个性。在上过跳水课的大学生写给于芬的感想中,记者看到,每一位大学生都对第一次从高台上跳入水中的体验记忆犹新,那种战胜内心恐惧的成就感,是大学生们很难通过其他社会生活方式获得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大学生才更能真正理解一名跳水选手以高难度的动作和优美身姿跃入水中时,

体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类精神。

今年5月,清华大学举行学校跳水比赛,竟吸引了200多位学生参加,而每年举办的一些全国性的跳水比赛上,也未必能有这么多参赛选手。

当一个运动项目走向了大众,它的整个视野也会豁然开朗。同样是竞技体操强国,中美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显著。在美国,高度普及的体操运动不仅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体操运动爱好者,也奠定了美国竞技体操,尤其是女子项目长盛不衰的基础。乔良介绍,很多美国女孩子为了塑造身形都在业余时间练体操,美国的体操比赛常常是一票难求,收视率居于各类电视节目前列,整个体操运动已形成一条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链。

而中国的体操给很多国人的感觉仍是苦、伤、累的形象,又有多少中国家长会支持自己的孩子练体操?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跳水和体操是为中国代表团贡献奥运金牌数量最多的两个项目,中国运动员也为这些项目的普及开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气保证,“既然中国在这些项目上能够长时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说明我们在尖端是具备完善的训练方法的。”于芬表示,“反过来,如果对资源配置、政策制订还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国家能够给予更大的支持,我想,这些项目的普及开展,一定会为我们国家继续保持优势做出充分的铺垫。”

但目光紧盯奥运金牌的中国体育主管部门,能够利用好优势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让小众化的优势运动项目走向大众吗?普及的前提还是大家要给竞技体育一个新的定位,这些好的项目,虽然它在面对的是小众人群,但是我们怎么能让更多人群感受到它的教育作用,或者是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到有益的作用,这是需要的,也是一个运动项目长远发展所必须的。”于芬表示,“一个运动项目如果仅有几个人玩,它就变得畸形了。”

本报伦敦8月6日电



8月6日,在2012伦敦奥运会体操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陈一冰以15.800分夺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

申诉里的傲慢与偏见

曹竞

如果一个人竭尽所能倾其所有,甚至已然技压群雄,但他(她)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试问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挫败和心痛?!

中国自行车队就女子团体争先赛被改判一事向国际自盟提出的二次申诉,如同石沉大海至今未见回音,如此拖沓的做派,与裁判将金牌改判给德国队,以及随后驳回中国队申诉并予以罚款时的“雷厉风行”判若两样。

犯规被判罚本是竞技体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哪怕因此失去了金牌,也必须咽下苦果。但问题是,判要判得有理,罚要罚得明白。在中国自行车队受罚事件中,除教练员因情绪激动站上裁判台被罚200英镑,算是有据可查外,金牌变银牌的所谓关键性犯规,却如同谜一样的悬案,被国际自盟一带而过。

教练要求看录像回放的合理要求被断然回绝,国际自盟只是说“判罚有理”,却只字不提“理”在哪里。此种秘而不宣的方式,除了加深受罚者对判罚的不公印象外,还感受到了判罚者对申诉的不屑。而这种不屑因为太过明显,显然已无法让人把它当成一起简单的犯规判罚事件来看。

实际上,郭爽和宫金杰的国际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早在10年前,被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视为“潜力股”的郭爽,就被送到位于瑞士的国际自行车联盟培训中心学习,跟随国外教练训练。在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郭爽又等来了著名的法国教练丹尼尔·莫雷隆。用师出名门来形容郭爽应不过分。

常年在国外学习训练的经历,不仅让郭爽熟练掌握了法语、英语,还使得她完全融入了国际自行车赛场的圈子。而为了培养这样一个人才,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投入之大可想而知。当年中国自协的一位负责人就曾坦言:“郭爽一个人的训练经费,几乎花去了协会经费的大半。”

协会投入之大,运动员玩儿命训练,并努力与国际接轨,无非是希望圆一个自行车王国的奥运金牌梦想。

一切看似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激情四溢的舞台。就在郭爽、宫金杰已然拥有绝对实力,并几乎实现梦想时,无情的判罚仿佛当头一棒。尽管两位中国车手并未像韩国女剑客申雅岚那样哭诉剑道抗议判罚,但内心的苦楚、委屈和不甘,想必丝毫不亚于后者。

而最让中国自行车人心寒的,还是国际自盟的态度。这些在过去几年中时常打交道的人,在奥运赛场上仿佛突然间变了个人,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丝毫不见他们渴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项运动的诚意。

自行车和击剑一样,都属于欧洲人的世袭领地。如果不是国际剑联刻意改规则限制裁判的权限,中国剑客说不定仍会受到12年前和8年前一样的歧视。本以为自行车的奖牌归属可以完全凭实力说话,未曾想,实力强得没话说的姐妹花,还是“败”给了裁判。

中国队不是输不起,但不能输得不明不白。中国选手可以输给对手,但不应该输给对领地自我保护到无厘程度的傲慢与偏见。

本版编辑 林冈

跑了9秒80居然拿不到奖牌,伦敦碗上演史上最残酷百米大战——

博尔特在该醒的时候“醒了”



特派记者 郭剑

9秒63,牙买加的“国宝”博尔特再次像闪电一样掠过奥运会百米跑道,短短十秒,百年奥运史上最伟大一次百米决赛就结束了,但无论加特林、鲍威尔和布雷克如何“玩儿命”,他们也不能动摇博尔特在百米跑道上的统治地位。

“布雷克在选拔赛上(牙买加国内奥运选拔赛)赢了我,但我立即告诉他,不要再想超过我的好事。”博尔特再次赢得全世界的赞叹后,又开始“吹嘘”自己的短跑才华,“或许我要感谢布雷克,好像他敲门把我叫醒一样,‘嘿,兄弟,今年是奥运年,赶紧醒醒’,在那以后,我发现我必须专注于奥运比赛,不能再花时间去做别的了。”

博尔特是最有资格藐视对手的“外星统治者”,美国队那个世界上最桀骜不驯的天才泰森·盖伊,在“伦敦碗”跑出了9秒80,居然连奖牌都拿不到,在博尔特横

8月5日,2012伦敦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中,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以9秒63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图为博尔特在夺冠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廖宇杰摄

空出世之前,这可是能够垄断百米跑道的统治级成绩了。

“我真的尽力了,兄弟们。”盖伊红着眼圈走进混合采访区,声音有些颤抖,“我已经跑得够快的了,看看成绩吧,这是什么样的比赛啊。”

前三名都在9秒80之内,决赛中7人的成绩进入10秒大关,伦敦奥运会的百米飞人大战注定要在奥运田径史上留下一

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还要参加200米的比赛和4×100米的接力比赛,我想复制在北京获得的荣耀,这是我的奥运会目标。”博尔特说,“我今天起跑不好,前50米大家跑在一起,看不出谁更快一点,不过,我后来做得还可以,我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担心,因为我是比赛的主角。”

继卡尔·刘易斯之后,博尔特用卫冕奥运会百米冠军的现实证明,他已经成为人类田径史上的传奇人物——让人感到亲切的,这位传奇人物的饮食习惯还和4年前一样不算健康,“我这次又吃了不少汉堡包和炸鸡块,我觉得很好吃。”

本报伦敦8月6日电



国际自盟不回应中国队的二次申诉

特派记者 慈鑫

中国自行车队在当地时间8月3日举行的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中被判犯规,金牌变成了银牌,中国自行车队在比赛结束后立即提出申诉,但遭到当值主裁判的粗暴拒绝。8月4日,中国自行车队向国际自盟又发了一封申诉书,但截至今日,国际自盟还没有回音。

中国自行车队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自行车队在女子团体争先赛结束时和第二天,先后两次对判罚提出申诉,中国队知道,申诉已经很难改变比赛结果,但仍想获得一个公正的待遇。这名人士介绍,依照自行车的比赛规则,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比赛结果就已经确定,即使相关运动队对判罚提出异议,并获得认可,比赛结果也不太可能改变。就像足球比赛一样,当终场哨声一响,比赛结果就成为事实,就算当值裁判出现严重失误,也不可能更改比分。

中国自行车队在对中国队第一次申诉行为给予了罚款处罚,其后又对中国队的第二次申诉采取不回应的态度,这让中国队感到无奈。中国队目前无人在国际自盟裁判委员会任职,因此,对国际大赛的任何判罚都没有话语权。本报伦敦8月6日电

法国队质疑英国自行车成绩

新华社记者 刘宁 王亚宏

2012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开赛4天以来,共决出了6个项目的冠军。一举夺得其中4金的英国选手在主场出尽了风头。一次次打破世界纪录更让各国车队对于英国人的成绩提高如此之快感到难以理解。法国队技术主管肖·戈特龙将目光放到了英国人的轮胎上。

“从4月的世锦赛到现在短短4个月,英国人怎么能一圈的成绩就提高了十分之几秒?在追逐赛中,他们甚至能领先几秒,这简直难以令人相信!”戈特龙在接受法国队采访时表示。

“这几天,你们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个怪现象,每次比赛完,英国队的队员都会把比赛用胎包裹起来,不想让外人看见。”戈特龙说。

据介绍,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大多数比赛队伍使用的都是法国Mavic公司制造的轮胎。该公司主管扎·科蒂加尼说:“我们为各队提供的轮胎是一样的,英国队用我们的轮胎,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也用,没什么区别。”

英国自行车队技术主管大卫·布莱斯福德则表示,英国队取得佳绩靠的是艰苦的训练和顶级的装备,“我们的车轮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它们都是圆的!”